

錦繡萬花谷

十五

舊刊錦繡萬花谷

十八冊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五

將帥

弓為霹靂聲

唐長孫無忌父晟討突厥突厥畏晟威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本傳

累磁石

晉馬隆討西羌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負犀甲無礙賊以為神

本傳

能忍得勝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相對唯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

之本傳

以智為本

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二文武而已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文者首詞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士在貧賤皆思立功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舐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故陰陽不和拔士為相蠻貊不庭擢校為將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

本傳



兩騎縈攪數萬人

南史周盤龍與魏軍戰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奔魏軍魏人莫不拔糜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本傳

轅門二龍

唐烏承玘烏承恩皆為平廬先鋒沈勇而決號為

轅門二龍

本傳

走如飛

元魏將楊大眼驍捷走如飛尚書李冲典選大眼往求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於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因驚嘆遂用為軍主

北史

折柱稍

羊侃入南朝預燕時少府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樹為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

職官分紀

無部曲行陣

李廣擊胡無部曲行陣頓舍不擊刁斗幕府省文

書然遠斥堠未嘗遇害

本傳

正行伍治簿至明

程不識與李廣俱擊胡正部曲行伍擊刁斗治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然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本傳

鐵絲箭

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坡云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

鐵瑕鞍

劉曜僭位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刀右手執丈八尺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安棄馬走斬之隴右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驍驄交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沃無當前

劉曜傳

來爵鐵

唐來瑱為潁川太守賊來攻手射賊皆應弦而仆賊拜城下目為來爵鐵

本傳

王鐵槍

五代梁王彥章驍勇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槍末帝用為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失笑彥章受命而出兩日至滑飲酒半醉起引精兵趨德勝舉

鎖燒斷之斬浮橋急擊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本傳

避稍奪稍

唐尉遲敬德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投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服

本傳

半段槍

哥舒翰與吐蕃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有奴左車以力聞舒翰用槍追賊擬槍於肩叱之賊顧翰刺其喉騰之高五尺左車斬其首

本傳

錦裘繡帽

唐李晟每勝必錦裘繡帽指顧軍前人號曰萬人敵

本傳

每戰帶銅面具

狄青與西賊戰每戰帶銅面具披髮出入行陣

齊記事

蹠血虜庭

太宗踐祚突厥部離叛李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大驚靖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走帝曰李陵以部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蹠血虜庭古未有輩足

梁吾謂上之恥矣 靖傳

微服度關

狄青征儂智高頓軍崑崙關下胡曰將度關晨起諸將侍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日高諸將疑之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度關矣 東軒筆錄

三箭定天山

薛仁貴討契丹九姓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本傳

天下可一箭而定

五代安重誨為節度使與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由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 本傳

大名曹

曹武毅翰魏人曹武惠彬真定人二曹皆著名翰能詩太宗語曰朕覽卿詩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朕每愛之 正虛清話

小尉遲

本朝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誓

不與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反其唇內亦刺之鞍韉兵仗皆作其字嘗召善黥者橫劍於膝呼其妻責以受祿無報當黥為字以報不然者斷首舉家號泣以謂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諸子僕妾亦然嘗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僕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驢馬緋抹額慕尉遲之為人自稱小尉遲

文公談苑

賀若弼論將

隋煬帝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大將者誰也曰唯所擇弼意自許也

本傳

大勝大敗

唐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

本傳

夢騎五色獅子

齊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明帝即位以敬則為直

閣將軍

齊書

賚九環金帶

隋薛道衡出為襄州摠管高祖謂曰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馬十匹遣之

狄天使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卅本農家隸縣爲鄉書手移易稅賦事發遂逃走京師投拱聖營爲兵遷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及砦下以至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七遷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入朝會寇逼邊俾圖像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聞張也於是有敵萬人之稱謂敵萬人也同上

榮公第六郎

隋來護兒封榮國公第六子來整爲武賁郎將驍勇擊群盜憚之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隋書

种卅衡用間

种卅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幾事以歸乃知卅衡用間也東軒筆談

貪利以誘虜

曹武穆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兵去瑋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言曰牛羊無用不如弃之整衆而歸瑋不荅虜聞瑋

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虜近使人請之番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怠諱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欣然良久又使人諭之曰歇定乃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由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筆談

鉦聲止破虜

狄青在涇原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捨弓執短兵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出士卒如其教虜人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大亂相踵踐死

筆談

騎兵破標牌

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歸仁鋪縱騎二千出賊後標牌爲馬軍所突皆不能駐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南豐雜記

鄴都觀主收蕃塊

王顯咸平中帥定州忽一日有道士通謁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塊

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按真籍死於公之手公果殺之功冠於世然滅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境會兩弓弦不可用顯引兵破之斬二萬級朝廷以樞相召歸赴道數程而卒 玉壺清話

陰德愈昌

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為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陰德所致 分紀

楮上磨墨

梁荀濟曰大丈夫當於楮上磨墨作檄 坡詩注

好喚宰相吟詩

景德元年虜犯澶淵真宗北伐高瓊自扶輦擁衆渡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轡曰好喚宰相吟兩首詩退虜騎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好為詩以薄此輩故高瓊有此語 元城語錄

銳頭將軍

杜詩銳頭將軍何來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注云白起頭小而銳

望塵知敵數

五代唐將周德威能望塵以知敵數小字陽伍梁晉之間周陽伍勇聞天下梁有驍將陳章號陳野

又常乘白馬披朱甲出入陣中求周隄伍兩軍皆陣德威微服卒伍中陳章果奮稍德威伺章已過揮鐵槌擊之章墜馬擒之本傳

奇尾福艾

李勣選將必訾相其奇尾福艾者遣之或問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本傳

江南幹當公事

曹武惠異王椒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瑋琮璨皆領旌鉞陶弼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實生光獻慈聖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

子孫昌盛近世無比既平江南回詣閣入見榜子稱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陳水紀聞

銅梁門鐵遂城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守也筆談

牙旗折

成都王穎以陸機叅大將軍事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穎起兵討長沙王義機督諸將二十餘萬臨戎以牙旗折列軍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

里漢魏出師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官人孟政譖機有異志穎遂大怒機遇害於軍中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以爲陸機之寃也

本傳

坐無空席

王渾平吳復鎮壽陽吳人新附渾虛懷綏納坐無空席門下不停賓

本傳

吞十萬衆

蜀先主問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衆壯其志

本傳

虎癡虎侯

魏許褚從太祖討馬超其後太祖與超單馬會語惟褚從超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褚褚瞑目眇之超不敢動乃罷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是以超問虎侯也

職官分紀

詔出大驚

唐劉闢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使高崇文可以成功充節度使討闢時宿將甚衆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外時宣命辰時出師入戰皆

捷本傳

不妄殺屠戮無遺

曹彬征金陵垂克忽稱疾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諸公共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為誓及克城城中皆按堵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不絕翰之子孫有乞丐者涑水記聞

青澗城鑿井

种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與廢壘有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然處險無泉鑿地百五十尺至石工徒拱手君曰爾其屑之凡一畚償爾百金過石數重泉果沛發人歡呼復鑿數井墓誌

遺侍姬

种世衡守青澗胡酋蘇慕恩最彊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佐酒世衡起入潛窺之慕恩潛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謝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紀聞

麾五色旗

狄青與智高遇於歸仁鋪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馬為左右翼斷蠻軍為三槍立如束蠻軍大敗紀聞

三鼓奪崑崙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

雪繞腰秣馬暖思秦地草弦弓勁憶鴈門鵬王操

虬鬚顛頽羽林郎曾入甘泉侍玉皇鵬沒夜雲知

御苑馬隨天仗識天香五湖歸去扁舟月六國平

來兩鬢鬢霜李白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

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彊兵動鬼神湘西不得

歸關羽河內由宜借寇恂杜甫搃戎楚蜀應全未

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

廉頗同上八表順風驚雨露四溟隨劍息波濤手

扶北極鴻圖永雲卷長天聖日高未會漢家青史

上韓彭何處有功勞杜光庭四朝憂國鬢如絲龍

馬精神海鶴姿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印受降

時李郢上裴度才子却嫌天上桂世老翻作陣前

功廉頗解武文無說謝眺能文武不通雙美盡輸

張太守二南章句六鈞弓杜荀鶴家散萬金酬死士

身留一劍荅君恩漁陽老將皆回席魯國書生半

在門劉長卿九金神鼎重丘山五玉諸侯雜佩環

星坐通宵狼獵暗戍樓吹笛虎牙關杜牧玉匣鎖

龍鱗甲冷金鈴繫鷓羽毛寒皂貂擁出花當背白

馬騎來月在鞍施有吾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

合闈伴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

揮裹鎗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城諒

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張巡守城作黑雲

厭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

李賀

胡騎入回中

急鋒連夜過短刀穿虜陣濺血貂裘澆一來輦轂
下愁悶唯欲卧今朝從公獵稍覺天宇大一雙鐵
絲箭未發手先唾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箇

東坡

青綾衲衫煖襯甲紅線勒巾光遶脇禿襟小袖鵬
鷂盤大刀長劍龍蛇挿兩軍鼓噪屋瓦動紅塵白
羽紛相戛將軍恩重此身輕笑裏鋒鏑如一搯書
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繁鼓催上
竿猛士應憐小兒黠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
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茗雪

東坡

王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將軍昔着從事衫

鐵馬馳突重兩街被堅執銳畧西極崑崙月窟東
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
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輦徒蠢蠢長
安少年氣欲盡魏侯神骨聳精爽華岳峯尖見秋
隼星躔寶梭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撓搶熒惑
不敢動翠蕤雲梢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
挿劍肝膽露鈎陳蒼蒼映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

臨江節士安足數

杜魏將軍歌

都城猛將有花卿

學語小兒知姓名身如快鷲風火生見賊唯多身
始輕

花卿歌

儒將

輕裘緩帶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
不過十人也 本傳

雅歌投壺

祭遵為將軍與諸生雅歌投壺選將皆用儒士 本傳

射不穿札

杜預為征南將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有左傳癖 本傳

不為掩襲之計

羊祜都督荊州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

之計有欲進詭譎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 本傳

武夫奪氣

柳公綽為荊州韓退之與書云獨閣下能出入行

閒與士卒均辛苦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率先天

下武夫罔其口而奪之氣 韓集

一韓一范

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

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破膽元昊懼遂稱臣 名臣傳

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兵甲

范仲淹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將

養兵蓄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州
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
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為雍也

同上

師旅

國初兵十六萬

藝祖初得周兵十三萬又得蜀兵十萬太宗繼之
兵餘三十萬又曾子固集太祖時舉中國才十六
萬人平五疆國不知兵之少也

百萬為額

雍熙之間天下兵僅三十萬咸平景德以來兵倍
之寶元慶曆之間緣邊所屯至七八十萬天下遂
以百萬為額

蘇子由書

揀軍

皇祐二年詔陝西揀軍及保捷軍年五十以上若
不及格者皆免為民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
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里必聚為盜沿
邊諸將爭之尤切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為樞密使
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凡三萬五千人皆
歡呼反其家傳求曰陝西計一歲費七百貫養一
保捷是歲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

蘇

陳水紀聞

後唐戰馬

後唐趙延慶爲樞密使明宗問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嘆曰吾居兵閒四十年太祖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

五代史

秦軍

張儀曰秦帶甲百萬餘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踧踖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閒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於怯夫烏獲之與嬰兒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史記

得蟹

曹翰從征幽州部分攻城忽得一蟹曰水物自陸棲失所據也足多有救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

玉

壺清話

沈括論車

熙寧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取西河民車以爲戰備自宰相以下言不便者俱不省時沈括爲記注一日持筆立御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故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

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推撲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上喜曰無人如此說遂罷

邵武後錄

養兵不可廢

韓魏公嘗議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昔者百姓戍邊父子有生離死別之苦漢唐調兵於民杜甫石壕吏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者養之爲兵良民雖稅歛重而終身保骨肉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哉

別錄

與契丹八十一戰

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衆謂天子脩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文正公方平獨曰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公曰宋與契丹戰大小八十一陣唯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談叢

兵說

將有五危

孫子曰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

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孫子

十圍五攻

用兵之說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逃之不若則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同上

勢節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同上

兵形象水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勿遏勿迫

用兵之法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缺窮寇勿迫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恃吾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同上

辭卑者進

敵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杖而

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攻堅乘瑕

善用兵者不呼微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微則
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
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
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管子

暗合孫吳

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山濤論用
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于時咸以濤不學

孫吳而暗與之合濤傳

足制四夷

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
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責靖靖曰方中國無事
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欲盡臣術此君集
欲反耳君集傳

貪蛇忘尾

端拱中虜卒萬餘騎襲威虜軍糧道李繼倫領步
騎千人巡徼忽當虜鋒虜蔑視不顧繼倫曰貪蛇
勇行必忘其尾吾當銜枚掩其後其夕懷短兵嘿
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舉兵一塵如拉枯朽胡人

曰黑大王不可當

玉壺清話

鼓繁氣易衰

南史柳元景隨宋孝武入討至新亭據險令軍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各銜枚疾戰一聽吾鼓音賊遂大潰

本傳

宿飽

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韓信傳

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

魏相曰救亂除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本傳

奇謀

自外水取成都

事見成都門

以敗兵擊勝兵

曹公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至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相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追果以勝還問詡

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擊勝軍而公曰必尅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謂傳

逆風而戰

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問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藥元福獨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

五代史

然馬尾灰車破賊

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囊乘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無數

本傳

奇兵伏歸路

盧光稠據虔州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譚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

五代史

戰射觀者

周韋孝寬與尉遲迥戰于鄴失利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騰藉聲如雷忻乃呼曰賊敗矣軍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

通鑑

夷狄

金虜

金國其先本新羅人姓頑頽奔女真有楊哥大師或曰楊割大師世居女真之比同江水上服屬於契丹楊哥大師子曰阿骨打有奇相嘗朝於契丹契丹宰相韓欲殺之其主天祚不肯天祚嘗遣使求海東青海東青者鷹隼之屬最駿者也使者誅求不已汗辱其國女真不能忍遂反以其地產金故號金國有衆五百騎凡三四戰皆勝然不知兵器契丹大怒盡發精兵二十萬討之大將余都姑爲前鋒余都姑者國戚也會國有密謀廢立事敗連及都姑都姑懼誅遂以衆降金人金人得余都

姑兵數萬器械俱備軍遂大振以粘罕主之既平契丹遂南侵宣和犯京師盟於城下而退靖康初又至紹興初又至遂遍天下今六世矣第一世阿骨打名旻年號天輔阿骨打死長子固論立年號天會為第二世破京師固論死太子立年號天眷為第三世先是撈哥大師次子吳乞買世執國柄第五子名宗亶勇而好殺遂弑天眷而自立年號天德為第四世宗亶立年其子亮殺其父自立年號正隆紹興末遂犯盟舉兵至泗上虐用其下大將木毒大懷忠弑之於甘露園國人立其康王

漢記謀夏錄

赤氣胡戕

隋長孫晟曰臣夜望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泗血欲滅匈奴願在今日本傳

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

唐劉昫以為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摧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及中國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燕秦亦築長城後魏築長

城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
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
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
且謂冒頓手弑其父而異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
惑哉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
然而漢至昭宣匈奴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
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于穹廬掖
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
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
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同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烝母報子從其

汙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
之容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誠
能移其財以養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
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弃此而不爲故曰
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爲不能臣妾之也誠能
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
狄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無策也故曰嚴尤辨
而未詳班固謂其來接以禮遜何者禮遜以交君
子非所以接夷狄也譬之蟲豸虺蜴何禮遜之接
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

突厥傳

張說為相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帝曰待王君
奘計之說出謂乾源耀曰君奘好兵以奔利彼入
吾言不用矣後君奘破吐蕃於青海說策其且敗
因上雋州闔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
日聞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量力取歡焉帝
識其意納之後瓜州失守君奘死本傳

嶺南蠻夷

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濱大海多洲島飄
風一日踔數千里漫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以險阻
機毒矢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
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有所遺漏不
究切之長養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狝之
盡根株痛斷乃止故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
韓送鄭序

五溪

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雒溪楠溪酉溪澗溪
辰溪蠻夷所居皆盤瓠之子孫也今雒作熊楠作
郎澗作武皆在辰州界也杜詩注

多故

旄頭

杜詩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衫
一樵悴旄頭胡星也彗紫微言胡星犯帝座

大角兵氣

日月還相闕君臣屢合圍大角躔兵氣鈞陳出帝
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杜詩

太平

東風入律

天漢中月氏國來獻使者曰國占東風入律百旬
不休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來貢

景雲

太平之應也一曰非雲非煙五色紛緼謂之慶雲
孫氏瑞應圖

獻白雉

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譯曰吾受
命國之黃耆日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雷也意中國
有聖人盍往朝之漢書

休徵備坐

周公之時天下之人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之徒
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
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消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治具皆已修理風俗
皆已淳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
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韓退之
淨洗甲兵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
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兩乾布谷處
處催春種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詩杜

洗乾坤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同上

國賦

租庸調

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
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
三兩麻三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
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而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

庸食貨志

兩稅法

唐租庸調法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
秋德宗時宰相楊炎遂作兩稅法戶無主客以居
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
與居者均被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
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歲斂錢二千五
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二十餘萬
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食貨志

歲入

唐天寶長慶間兵九十九萬率三戶奉一兵宣宗

復河湟天下兩稅推酒推鹽歲入九百二十二萬
緡常費少三百餘萬 同上

歲費

皇祐治平中歲入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
上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郊費一千二百萬治平
郊費一千三十萬 曾子固集

唐國計簿

唐韋處厚撰太和國計簿王彥威撰古額供軍圖
李吉甫首創是法摠天下方鎮戶二百四十四萬
比天寶四分減三兵八十三萬比天寶三分增一
大率二戶供一兵名曰元和國計簿是韋處厚王
彥威倣而爲之

本朝會計錄

丁謂景德中權三司使撰景德會計錄五卷以上
後蘇轍亦倣其法爲皇祐會計錄紹興五年迺臣
亦有是議請自元年上四年爲率名曰紹興會計
簿

唐宋歲入

唐東南之米歲運不過二百萬石國朝乃六百萬
石唐銅錫銀之治凡六所而五在江浙歲入十數
萬緡國朝則百餘萬緡矣唐之鹽利劉晏增六百
萬緡本朝乃二千萬緡矣唐正元中茶利四十萬

緡至國朝乃一百二十五萬緡矣

唐宋歲運

大中祥符二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千萬至長安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知今府庫充實倉廩盈衍上曰誠賴天地宗廟而國儲多備亦自計臣也謂再拜職官分紀

不沒賦舊名

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議者惠民稅多目如鹽曲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欲除其名併合爲一文簡以謂沒其舊名一時之便也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亦善慮事也神道碑

寬財論

天禧三年李士衡爲三司使罷陝西市木募民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如舊鹽及米綱任民私市以足數民大便真宗以寬財論賜之仁宗即位士衡求罷上與太后垂簾論曰先帝常稱卿知錢穀利害以比劉晏宜安其位同上

紹興費

宣和間國家全盛每月支費九十五萬緡紹興三年每月支一百一十萬以紹興初爲率一歲通支一千三百二十餘萬見張孝祥論又中興事實云

紹興初劉光世一軍給錢每月十六萬緡米三萬斛又范正輿見管兵除激賞用外每月支用錢二十二萬餘貫

田畝

通率爲十一

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周制有貢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二夫是爲十中稅一也冬官匠人注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助則九而助一貢則十而貢一通率爲十一也國中十一乃云使自賦是十一之中使自賦之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云通其率以爲十一 詩疏

同養公田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班固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而失其本旨由是何休范甯趙岐宋均咸以爲然夫言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

家取十畝又云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爲廬舍則別二畝亦入私矣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同上

初稅畝用田賦作丘甲

周之微法以私助公而上下兩足及其弊也魯哀公獲畝而稅之民倍其出而上亦不足春秋於是書曰初稅畝丘十六井而出三牛一馬因其田賦通而出是謂賦法及其弊也別其田各爲一賦季孫欲之國老無如之何春秋於是書曰用田賦六十四井而爲甸甸出甲士三人及其弊也丘出一人而甸四人矣春秋於是書曰作丘甲陳了翁錄

畝益三井

高允仕元魏魏太武問萬幾何先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田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井不勸則畝損三井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萬斛况天下之廣乎高允傳

國朝墾田

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二千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

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曾子固文

坐食之人居其一

張孝祥論禹別九州地以頃計者凡二千四百二十萬八千有奇田之墾者凡九百一十萬八千有奇而其不墾者由千五百萬二千頃也周莊王之世自世子公侯以至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人而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以數計之耕作之人居其中而坐食之人居其一也

周制百步爲畝

杜佑以爲周制百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敵故兵彊國富突厥傳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禮記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實按禮記王制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步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

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戶口

漢唐

前漢戶口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
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萬四千五百宋九十一萬
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
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

侯靖錄

國朝

太祖戶口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宗
八百六萬仁宗一千一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
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七萬

同上

二戶養一兵

唐元和中供稅賦八道戶百四十四萬兵食於官
者八十三萬通以二戶養一兵會昌末戶增至四
百九十五萬

食貨志

鑄錢

歲鑄錢百餘萬貫

國初江南平轉運使張齊賢得江南舊承指丁釧
盡知信建等州銅鈔處即調發丁夫采之初江南
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齊賢初年增十數倍
明年得銅八十五萬斤錫六十萬斤因雜為鈔錫

鑄錢三十六萬貫其後信州鉉山出銅無筭歲所
市數千餘萬斤饒州薪炭不能給分池州置永寧
監建州置永豐監並歲鑄錢二十萬貫以鉉山銅
給之杭州置保興監凡四監歲鑄百餘萬貫揚文
公談苑

歲鑄錢三百萬貫

國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至天聖中稍增至歲
鑄百餘萬貫慶曆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
鑄銅錢六百餘萬貫沈括筆談

廣寧寓於贛

漢唯上林三官鑄錢其銅取諸關中唐武德初置
監于幽并益桂四州國朝十有六監曰雍曰絳曰
鄂曰饒曰池皆因唐舊唐極盛時歲鑄錢以鉅萬
計者僅能三之而羸國朝天聖中已二倍其數熙
寧以後則二十倍矣中興而來所存者七監饒之
永平池之永豐江之廣寧韶之永通建之豐國嚴
之神泉贛之鑄錢院初鄂有寶泉監崇寧元年廢
而置於贛紹興二年江池爲兵衝以永興寓於饒
廣寧寓於贛於是贛之鼓鑄倍於昔俞舜揚記

劉晏積之江淮

劉晏積之江淮歲鑄錢十萬餘緡自是錢日增矣
食晏志

銅鐵錢

國初立五監之銅以謹上供歲鑄錢百五十萬緡又立三監之鐵以二蜀歲鑄鐵錢二十七萬緡銅錢不入鐵錢界鐵錢不入銅錢界

鐵緡設交

張乖崖在蜀以鐵緡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雖智者不可改也 湘山野集

摧茶

興茶稅

唐正觀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 南豐錄

貼射法

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私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行交引罷貼射法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只用見法

三分法

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

三說

景德中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

分半

歲入一百九萬餘貫

國朝六摧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餘斤除官本雜費錢外歲入淨錢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餘貫

歲得錢四十萬緡

唐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後罷之貞元八年張滂奏出茶州縣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大中初裴休著修私鬻法三犯皆三百斤論死郡旅茶雖入少皆

犯天下稅茶增倍

食貨志

八床主人

馬殷為湖南節度使民得自摘山收茗筭募戶置邸閣居茗號八床主人歲筭數十萬用遂足

本傳

摧酤

起於桑洪羊

摧酤之法起於桑洪羊而詳於王莽之魯正罷於魏起於陳又罷於隋之開皇復於唐之乾元代宗行於廣德一切禁之穆宗行於正元則置肆酤之法罷於憲宗復盛於昭宗國朝可程能之奏而摧酤始行王城之中則征其葉不征其市閩蜀之地

取其稅不禁其私四方郡國則有常禁

推錢百五十六萬

唐初無酒禁肅宗以食方屈禁京城酤酒廣德二年置肆酒斛收錢三千私釀者論其罪貞元二年置肆以酤者計錢百五十九天下推酤錢百五十六萬緡

食貨志

歲入二千五百餘萬貫

宣和元年淮南推鹽歲一千四五萬貫兩浙歲入七八萬貫兩路每歲通入不下二千四五百萬餘貫解州不與焉

張孝祥論

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上鹽法輕重之宜歲得錢百餘萬貫至大曆末六百餘萬貫天下之利鹽居半矣

唐食貨志

不可弛茶鹽禁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范文正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於商賈未甚爲害也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議遂寢

聖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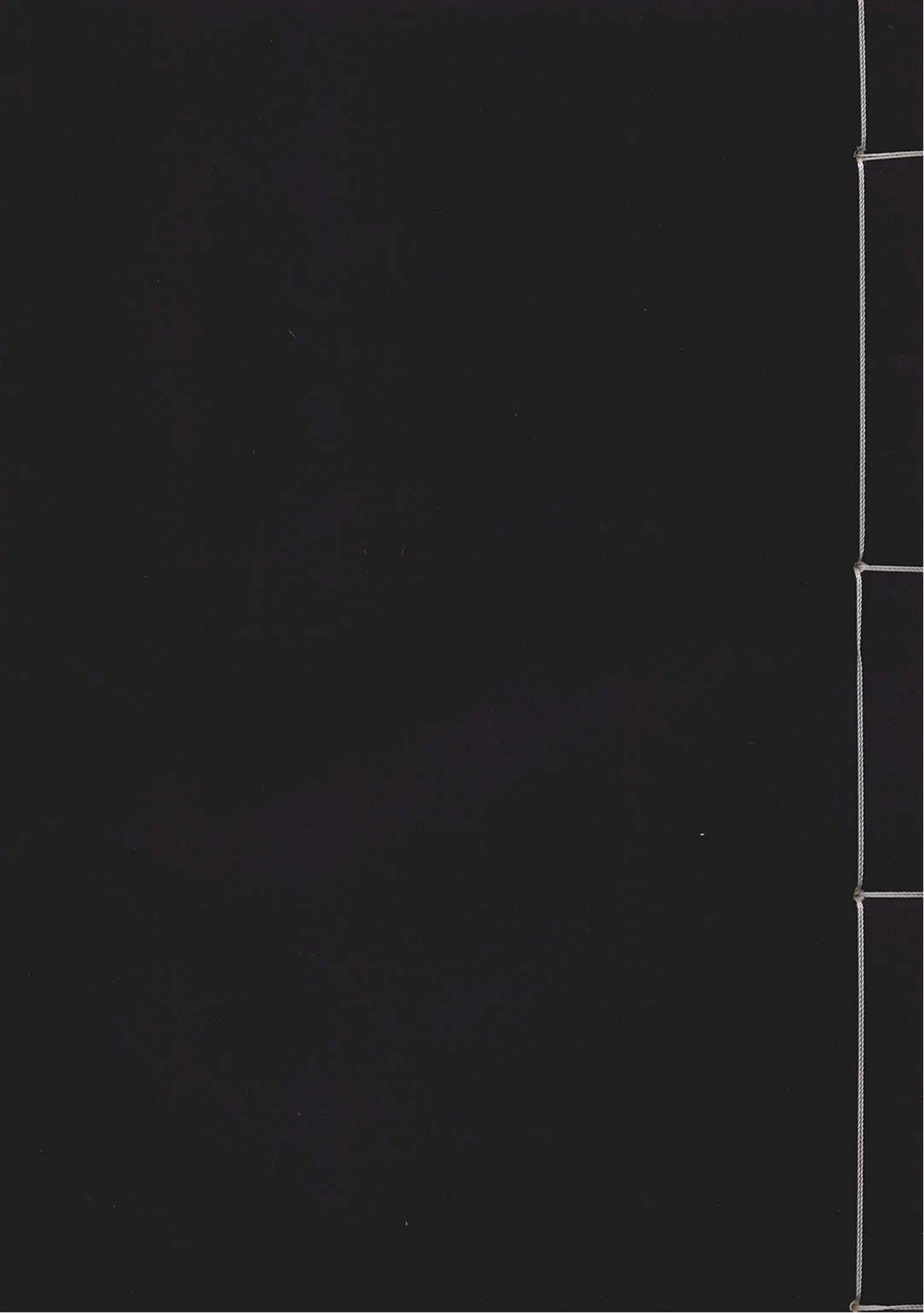
罷河北推鹽

河朔地艱民刮艱煎鹽不買而足周世宗嘗推海

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苦之 藝祖征河東
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推法
藝祖許焉令兩稅外食鹽錢是已及 仁宗朝王
拱辰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推法未定張方平安道
繼之具本末以奏不宜復推 仁宗驚曰朕不知
也卿爲朕撰數句語朕將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
時賈魏公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于府園騎山
瘦木亭上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龍川老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五





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從軍三夜饗軍校首
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
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
使人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
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黑王相公貌類藝祖

王武恭公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閭巷遠
夷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
驚小兒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
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
燕談

教曹比項籍

北齊高昂字教曹其父以其昂藏故名而字之為
高歡將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
籍北史

詩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朝
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嬌
面舞羅衣李白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入亂花
飛銀鞍紫轡照雲月左顧右盼生光輝同上將軍

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戈探虎穴
三盃拔劍舞龍泉同上錦衣香重花垂足東玉光寒